



44545 莊謙亮

若說我的人生是一連串機緣巧合所組成的，一點都不為過。在官校畢業五十周年之際，檢視自己這一路走來，要做總結的話，我會說我是用裝甲兵「精益求精、實事求是」的格言，來融合一生幸運的機緣巧合。

我1952年出生在新竹，1958年全家搬到台中后里。早年貧困，也就不多言了，但冬天赤足上學的經驗，至今仍印象深刻，倍感辛苦，也養成了不畏艱困的精神。1968年我考上陸軍官校預備班，入學前我對陸官完全陌生，初中畢業原打算報考空軍幼校，卻因緣際會、誤打誤撞的進了陸官預備班13期。

似乎從官校選了裝甲科開始，就跟大部分同學不太一樣。三年級下部隊實習時，大部分同學都分配到戰車營，只有我和張緯良、沈慶光、陳國欽四人分配到裝步營。畢業後裝甲同學大部分都在裝甲旅服務，而我也少數在步兵師戰車營服務的同學，似乎冥冥中早有定數。



1975年官校畢業，裝甲兵同學中李強和我留校。原以為按慣例留校一年後，若未能升副連長留下，就會按兵科分發到裝甲旅服務，我還蠻期待的。但那年學校改變以往的作法，留校任排長的同學全數分發部隊，再由部隊調同學回校任副連長，而且要我們推薦調回學校的同學人選。我和李強討論的結果，認為裝甲兵在外島比較辛苦，故建議調當時在金門的沈小偉及古建誠回學校任副連長。

豈料1976年11月官校排長任滿後，李強及我和沈小偉及古建誠對調，我就此調往駐金門的步兵117師戰車771營。1977年部隊輪調回台灣，我在當年底結婚。1979年連長任內部隊再度輪調金門，不巧我小孩在部隊移防後兩週出生，緊急請假返台探視。駐防外島軍官原訂每三個月得休假返台一次，但因我擔任主官，受戰備及訓練任務影響，請假後的第一次再休假，已是一年後的事了。駐防外島的辛勞，未身歷其境

裝校分科教育期末演習：李強和李金山

1971年8月預備班畢業，進入官校正期班，另一階段的軍校生活開始。官校四年教育中，記憶最深刻的是二年級選科後，和我裝甲兵同學的甘苦共嚐。其中我與李金山、陳世仁、詹源煌、徐崇禮五位是來自台東的東部客，更是密不可分，我們曾在三年級寒假組隊上合歡山做冒險之旅，學期間也經常互動。軍旅生涯三十餘年，我

Hi-Color 6403 H





很難想像。駐防金門期間，同是東部客的徐崇禮在284師戰車780營任連長，駐地也在金門，時有來往。那時的小禮活潑瀟灑，我們常聚在一起把酒言歡。可惜小禮現已不在人世，令人不勝唏噓。

1981年初我卸任連長調營作戰官，然後進裝校正規班受訓，有幸和陳逢源、虞義輝、楊金烽、符建華、孫國台等同學再度同窗共學，非常難得。有趣的是，那時下課休息時間常和抽菸的同學聚在一起吞雲吐霧，虞義輝可能看不下去，有一天基於關心問我，你可以不抽菸嗎？我說當然可以，就和他打賭一個月不抽菸。此後，每當下課抽菸的同學聚在一起，我都忍住不跟著他們去，我也注意到虞義輝會在遠處觀察我是否真的沒抽。其實我也是在測試自己有沒有能力做到決



部隊見習 142 營 4 人合照

定要做的事。那一個月我甚至在家也不抽菸，就這樣我贏了。感謝義輝同學的關心，這件事讓我知道，我是可以不抽菸的。所以多年後我戒菸時一點困擾都沒有，說不抽就不抽了。

正規班結訓後，我返回納編入戰車701群的771營服務，駐龍潭凌雲崗，隨後調任群部作戰官。1981年在裝校服務的同學李金山，以我在正規班受訓結訓成績優異為由，向學校推薦調我回裝校當教官。案經陸軍總部發徵調函至六軍團

所屬的701群，但軍團以司令部人員不足為由沒放人，反而在年底將我調到軍團第二處服務，意外的讓我有機會接觸到情報業務，也算是一種特殊的歷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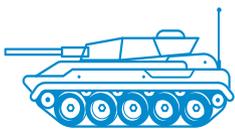
1985年南非陸軍作戰學校受訓

1982年底，陸總改以令調方式直接將我調回裝校任職。在此機緣下我離開野戰部隊，這是我軍旅生涯的轉捩點，要感謝金山的促成。當時除金山外，同時在裝校服務的同學還有陳文賢、郭祖安等多位，有同學在一起真好，特別記得那時常搭陳文賢的便車回板橋，感謝大頭的照顧。

1983年11月，在長官同意下我幸運地考取政戰學校國防語文中心英文招訓班，接受約一年的外語訓練，同期受訓的還有虞義輝及運輸科聶啟迪等同學。拜此外語專長訓練之賜，我其後才有機會出國受訓，進而使軍旅生涯朝另一個方向發展，這誠然也是一連串機緣巧合造成的。

1985年陸總辦理軍售案美國裝甲兵學校正規班受訓人員徵選，我與郭祖安同時報考，後來郭祖安獲選赴美，而我則陰錯陽差被選送往南非陸軍作戰學校（Army Battle School）戰鬥群指揮官班受訓。這裡有個奇妙的後續發展，郭巴軍售案到美國受訓，後來奉派擔任南非陸軍武官；而我到南非受訓，後來則以軍售案赴美國進修博士，學經歷的交錯互換，又是一個機緣巧合。

我到南非受訓有一段少為人知的辛酸，南



2002年晉升少將

於完成受訓，也算是人生難得的經驗。

官校剛畢業留校時得知林正義和傅篤誠同學考上研究所進修，非常羨慕。但我錯過機緣，在部隊服務期間一直沒有機會進修，裝校服務期間，蒙長官同意，我以中校階考取國防管理學院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班，當時同學大都為中、上尉，最年輕的是官校55期老弟。1987年入學後我甚感恐慌，離開官校12年才重拾課本，而這些年輕老弟才畢業一兩年，我怎麼跟得上他們？會不會被淘汰？在這樣的壓力下，我只得更努力的讀書，也常常熬夜作研究。1989年意外的因學業成績優良，畢業獲選留校服務，此後就未再回陸軍了。

在國防管理學院服務期間，同學張克章及張緯良先後獲博士學位也分發管院任教職，和同學共事甚為榮幸。1991年我申請美國海軍研究院（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, NPS）電腦科學博士班進修，準備研究計畫書時克章同學給我許多的協助，緯良同學在我即將完成學業準備回國時，也幫我打聽小孩念書銜接的事宜，同學的

非的官方語言有斐文（Afrikaans）和英文兩種，陸軍以講斐文為主。我出國前對此毫無所知，到了南非陸軍作戰學校，上課教官都講斐文，我會的英文幾乎派不上用場。不得已只好請學校找人在上課時將教官講的斐文翻譯成英文給我聽，這樣透過二手傳播的學習方式，經半年的煎熬終

鼎力相助讓我永銘五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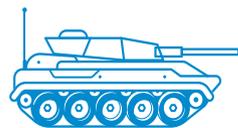
申請進修學校時，熟知NPS的同事提醒我該校向以嚴格聞名，很少人敢去。但我認為有機會就該去試試，果然，在該校進修博士學位的四年，的確是備極艱辛。語言障礙是要克服的第一關，接下來的是修課，然後是考試及寫論文，雖然是關關難過，但還是要關關過，最後終於1995年獲得博士學位，是近三十幾年來第一位中華民國軍官拿到該校博士學位的。凡走過必留下痕跡，求學過程苦不堪言，經常是一大早帶著老婆為我準備的兩個便當到研究室，一個人埋首苦讀到深夜。

拿到博士後我得到人生的第三枚績學獎章，



1995年美國海軍研究院博士班畢業與校長合影

第一枚是官校第三名畢業，第二枚是管院研究所第一名。相較於同學在部隊服務勳獎章無數，我能大學、碩士、博士都得獎章，算是可以回報自己唸書的辛勞。讓我深刻體會到，人生旅途處處充滿荊棘，但再難再苦，都需勇於面對挑戰、努力去克服困難，才會有成功的機會。我自認並不比別人聰明，但相信只要努力，必得報償。



1995年我取得博士學位回國後仍在國防管理學院服務，其間受到歷任院長的重視與照顧，派任電腦教學中心主任、資管系主任、教學部主任、教務處長、教育長、副院長等職，甚至有一段時間，因任務需要身兼數職。雖然工作繁重，我仍全心投入咬牙苦撐，終能完成任務不負長官的期待。這段期間，也有幸能與在校擔任福利站經理的李強同學共事，有好友的陪伴與鼓勵度過低潮真好。2002年我榮幸地在副院長任內晉升少將，感念國家的栽培及長官的照顧。

2003年夏天，因緣際會之下，透過在育達技術學院（後改制為育達科技大學）服務的鄭秋桂同學推薦，認識該校創辦人王廣亞博士，蒙王創辦人邀請我到育達服務，我於是在2004年1月退伍，結束近36年的軍旅生涯，轉換跑道，脫下軍服轉到民間大學服務。

我原來的規劃是想讓以往忙碌的軍旅生活歸於平淡，專注於教書及學術研究。惟天不從人願，在育達服務期間，仍無法推辭長官的厚愛，應邀擔任學術或行政主管職務前後將近十五年，包括系主任、院長、教務長、人事室主任、主任秘書、教研室執行長、副校長等職。也許是使命



育達科技大學副校長

感使然，在育達我也常因需要而同時身兼數職，如副校長同時兼教務長等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擔任教務長期間，正值教育部開放技術學院改制為科技大學，我躬逢其盛。抱持著感恩創辦人提攜照顧的心理，我除了積極為學校爭取外部資源挹注學校發展外，更負責推動改制的重大工程，最後獲教育部通過，核定學校由技術學院升格為「科技大學」。檢視在校服務期間，我工作績效都能獲得長官的肯定，甚幸。2018年2月我65歲屆齡退休，結束一生繁忙的軍旅及學術生涯，總算能讓自己的生活歸於平靜了。

回顧一生，從官校畢業開始，前三十年（1975至2004年）在軍旅打滾，後三十年（1989至2018年）則為學術生涯，而其中約有半數的時間為軍職與學術工作重疊（1989年國管院碩士班畢業至2004年國管院副院長退伍）。

總結生平，除了感念國家的栽培外，更幸運的是在關鍵時刻總能有貴人相助，以及長官的提攜照顧。我相信「態度決定高度」，求學、做事有一個共通的秘訣，那就是「用心」做事。一路走來，我抱持裝甲兵格言「精益求精、實事求是」的態度，終能掌握多次幸運的機緣巧合，以及同學、長官照顧的配合，才有最後的收穫。



2006年長子結婚全家合照